

一代代騎兵連的官兵扎根雪域高原，情繫藏族群眾。



最後一支騎兵連 馳騁甘南

在新中國的軍史上，騎兵曾立下赫赫戰功，最輝煌時有12個整編師，數十萬匹戰馬奔騰如海洋，如今，全軍部隊裡只留下幾支騎兵連，甘南軍分區獨立騎兵連就是唯一一支具有騎兵番號的騎兵部隊，也是中國人民解放軍最後一支騎兵連。近日，本報記者走進甘南大草原，零距離接觸騎兵連。這裡沒有便捷的無線電信號，沒有繁華的街道，甚至方圓十里沒有一戶人家，唯一陪伴戰士們的是一匹匹戰馬，而騎兵連的每一匹戰馬都是一名真正的士兵。

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王岳、通訊員 魏占興 甘南報道；攝影：郁婕

在已經擁有隱形戰機和巡航導彈的軍事現代化今天，這支古老的騎兵每天都會堅持操練傳統的騎兵科目：馬上斬劈、乘馬射擊、馬場馬術、乘馬越障、野外騎乘、騎兵閱兵式……

乘馬射擊，是騎兵遠距離殺敵的基本技術。馬刀入鞘，騎手在乘馬疾馳中放開馬韁，摘下背在後方的步槍，雙腿裹緊馬腹，從馬鞍上挺身直立據槍，在風馳電掣中，對準靶標扣動扳機，「噠噠噠」，馬隊過處，靶標彈痕累累。

營長告訴記者：「乘馬射擊，不僅需要高超的技藝，還需要非凡的膽量，因為軍馬奔跑的速度在200米內可以超過汽車，而騎手僅靠雙腿夾裏馬腹進行立姿射擊，稍有閃失就會從馬上跌落。」

學會騎馬是剛入騎兵連的新兵必須過的一道坎。騎兵連的每一個戰士都有過騎馬磨爛屁股、血滲透棉褲的經歷。「剛騎馬的一個月內，我的大腿兩側經常血肉模糊，有時痛得走路變了姿勢，晚上睡覺趴著睡。」

2011年入伍的23歲戰士馬嘉輝回憶騎馬的經歷時，仍不禁摸起大腿兩側。

「有些戰馬性子比較烈，戰士一到身邊就尥蹶子，甚至還張口咬。為了馴服戰馬，連隊就給馬綁上重物採取『壓』、『馱』等多種方式訓練，等到馬被真正馴服後，就和士兵成了親密無間的戰友。」連長孫昕說。

每年老兵退伍，騎兵不僅要告別自己的戰友，更要和朝夕相處的戰馬說再見。戰士流著淚為戰馬最後一次刷毛，抱著馬頭痛哭流涕；馬也能感受到離別的傷感，看老兵軍銜沒有了，知道老兵要走了，便圍著戰士打轉不肯離去，用嘴巴咬著主人的衣服不放，這場景讓再硬的漢子都要淚流。

義務巡診 結下深厚情誼

記者採訪過程中，一名藏族群眾來到連隊，她身體有些不舒服，請連隊的衛生員幫她檢查一下，排長忠格才讓聞訊，主動當起了翻譯，上前嘘寒問暖，拉近彼此的距離，很快就安排軍醫為她診察。據了解，這支連隊曾多次派軍醫進醫院進行義務巡診，近年來不僅為120多名牧民看病，還為200多頭牲畜進行診治，與當地群眾結下了深厚的友誼。

在牧民扎西加木措家裡，他用生澀的漢語對記者說：「戰士們真是太好了，有難幫難，有傷扶傷，真

是我們的好兄弟！」我們開玩笑說戰士們都去牧民家吃飯，扎西加木措熱情地說：「來吃唄，多多的沒有，肯定夠。」

最怕寂寞 衝山頭接電話

一望無際的甘南大草原，景色是迷人的，然而生活環境卻是惡劣的。放青點距離連隊大本營80公里。沒有電，自己帶小型發電機；沒有水，自己拉水，還要忍受草原上突變天氣的侵擾。

「吃點苦誰都不怕，在這無垠的大草原上，最怕的是寂寞。」今年剛入伍的四川籍戰士李浪說。營地沒有信號，只有一部架設在半山坡的移動電話。「衝山頭接電話」是官兵們的一種樂趣。「每當電話鈴一響，戰士們就得飛快地衝上去接電話，要是衝上去晚了，電話就『過期』了。」指導員正說著，電話鈴響了，哨兵三步並作兩步衝上去，待哨兵接完電話走下來時，他滿口喘著粗氣。

夜幕降臨，從草原深處的一頂帳篷裡，飄揚出陣陣歌聲，戰士們圍坐在火爐旁，正在合唱歌曲《脊梁》……



騎兵連義務為當地群眾提供醫療服務。



戰士們圍坐在火爐旁，合唱歌曲《脊梁》。

小資料

甘南軍分區騎兵連

中國人民解放軍甘南軍分區騎兵連成立於1949年，是一支具有光榮歷史和傳統的部隊，前身係蘭州軍區騎兵某師第七團，先後因部隊編制調整的需要，曾改編為甘南省軍區獨立騎兵團，縮編為甘南軍分區獨立騎兵連，最後改名為甘南獨立騎兵連。騎兵連組建初期，主要肩負着巡邏、護送牧民轉場的任務。隨着社會經濟形勢發展，騎兵連的職能也悄然發生了變化，不僅是搶險救災，還有護村、護橋、護林和各類急、難、險、重任務，騎兵連還積極配合公安部門嚴厲打擊各類刑事犯罪。

騎兵連還參加拍攝了多部反映革命英雄主義的電影《祁連山回聲》、《敦煌》、《西夏路迢迢》和電視劇《情滿高原》、《最後的騎兵》。由於功績卓著，騎兵連先後40多次被中宣部、解放軍總政治部、蘭州軍區等表彰為「民族團結先進集體」「軍民共建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先進單位」「學雷鋒先進集體」等，3次榮立三等功。1993年被中共甘南省委、甘南省軍區授予「騎術高超，勇猛頑強」榮譽稱號。



馳騁草原，保家衛國。

殉職縣長 行遍僻壤百萬字記民情



柴生芳走後，他的妻子祁雪莉整日以淚洗面，女兒甜甜覺得爸爸還活着。香港文匯報蘭州傳真

因超負荷連續工作近18小時，誘發心源性猝死，年僅45歲的甘肅省定西市臨洮縣縣長柴生芳於8月15日凌晨在辦公室沉沉「睡去」。多年前，留洋歸國的他並未選擇在澳門、上海以及省城蘭州工作，而是扎根甘肅「苦瘠甲天下」的定西市。8年間，他寫下30本逾170萬字工作日記，足跡遍及臨洮全縣僻壤，行程4萬多公里。化解七年多的上訪案、步行4小時到很少有幹部去過的「劃不着山莊」……日記中的點點滴滴，清晰記載着柴生芳用實幹者的情操溫暖民心。

香港文匯報記者 王岳、朱世強 蘭州報道



數萬人佇立於縣城街道兩側，送別柴生芳。香港文匯報蘭州傳真

1969年7月，柴生芳出生於甘肅慶陽市寧縣一個普通農民家庭。17歲時他以慶陽地區高考文科狀元的成績考入北京大學考古系，畢業後分配到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。1997年，柴生芳公派赴日本國立神戶大學留學，獲得藝術史學碩士和文化結構學博士學位後，他辭謝神戶大學高薪挽留，啟程回國。

「回國後，澳門大學聘他，上海方面要他，他說自己的家鄉還很貧窮，要為這裡做點事。我們給他做了很多工作，但他說有自己的理想和追求。」柴生芳的一位親屬說。

開門辦公 施廉政不徇私情

來到甘肅後，柴生芳任職省委辦公廳。2006年，他主動請纒前往「苦瘠甲天下」的定西。柴生芳給自己制定了「開門辦公、馬上就辦」和「出門招商、回家下鄉」的工作方法。

在臨洮縣政府辦公室主任龍小林看來，柴生芳「開門辦公」還有另一層含義——清廉。很多次，龍小林見到有人進去想把門關上，柴生芳都急忙阻止，並用他習慣性的大嗓門喊道：「有啥咱們商量，沒啥見不得人的。」在柴生芳的公車上，除了雨鞋、雨衣、草帽、茶杯、筆記本外，再無他物。

柴生芳分管招商，幾家大企業想「挖」他，開出80萬元年薪他也不為所動。柴生芳對老婆祁雪莉說，錢財是身外之物，人只要健康、快樂就好。

「老婆如果你隨便收受他人財物，我們就離婚。」

徒步走訪 掌村情對症下藥

臨洮是國家級貧困縣，柴生芳率先建立「五個到村到戶」精準扶貧機制，提出並推行「強村抓提升、弱村抓培育」的扶持舉措。「2014年，我要把每個村的村情吃透。」此後短短四個多月時間，柴生芳就跑遍全縣八成以上村子。

南屏鎮康家溝村，是臨洮縣最偏遠的村子，有一個僅有12戶人的村民小組叫「劃不着山莊」。因路途遙遠、交通不便、人口稀少而得名，當地鎮黨委書記也未曾去過。柴生芳徒步4個小時入戶走訪。此後，全縣最偏遠的漫窪鄉三峴村，北邊最偏遠的中鋪鎮王家溝村，也都第一次見到了縣長的身影。

掌握實情後，柴生芳「對症下藥」，提出「一鄉一業，一村一品」的全新路線圖，成了村民的致富經，期間還破解了貧困村民「融資難、貸款難」問題，使臨洮縣被評為「全省金融扶貧試點縣」。

海拔3000多米偏遠的苟家山村，人均年收入只有1500多元。村民苟勝利家有20畝地，靠種小麥、土豆換不了幾個錢，柴生芳讓他嘗試種中藥材，兩畝地賣了1萬元，相當於以前10畝地的收入。

此木生芳 得民心萬人送別

不論多忙多晚，柴生芳每天都堅持寫工作日記。



柴生芳（右）總是將村民的困難記錄於自己的日記本上。香港文匯報蘭州傳真



學生和環衛工人也前去為「好縣長」柴生芳送別。香港文匯報蘭州傳真

30本、約170萬字的日記中不僅有關於村民日常生活的困難和解決方法，還有國家方針政策和中國傳統文化的學習心得，每一頁都密密麻麻。在扉頁上，他有意將姓名寫成「此木生芳」。

「陞官發財，請走他路，貪生怕死，莫入此門」；「吃百姓之飯，穿百姓之衣，莫道百姓可欺，自己也是百姓；得一官不榮，失一官不辱，勿說一官無用，地方全靠一官」諸如此類的記錄，在柴生芳的工作日記中比比皆是。

聽聞柴生芳去世的消息，辛店鎮苟家山村的村民都難以置信。8月18日凌晨5時許，55歲的麻天鵬、33歲的苟勝利等6位村民租車趕往60多公里外的縣城，為柴生芳送行。那天，臨洮數萬人佇立於縣城主街道兩側，送別縣長。

聚少離多 「全家福」終身遺憾

2006年初，柴生芳與祁雪莉結婚後不久，就主動請纒前往定西任職。此後夫妻團聚少離多。今年女兒甜甜的3歲生日，祁雪莉提議拍張「全家福」，但柴生芳的突然離去卻成了永遠的遺憾……

祁雪莉記憶裡，丈夫每次回家，第一件事就是衝到甜甜面前逗她開心。「溺愛地讓甜甜爬在身上，然後將孩子舉在空中，抱著親了又親，陪孩子搭積木、講故事、玩遊戲……」

「我不希望他幹多好、當啥領導，只希望一家三口能過正常的日子。」但柴生芳的回答是「老婆，我也想過這樣的日子，但我有自己的使命，有自己的信仰，你要支持我。」

柴生芳曾許諾帶妻子和孩子出去好好遊玩一下。祁雪莉說，如今這個願望再也無法實現了。